

网络原名：《吾皇万岁万万岁》

His Majesty,
Her Love

下


江山为聘

她殿前叩首，不过一身一命，
何惧千古骂名，尽数交付与他。
他傲视天下，不过江山社稷，
我自寻我，何人伴到青丝白发。

【行烟烟·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江山为聘

His Majesty,
Her Love

下
【**李因因**·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山为聘 / 行烟烟著.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385-4784-9

I. ①江… II. ①行…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0856号

江山为聘

作 者: 行烟烟

总 监 制: 韩捷音

责任编辑: 石晓磊

特约监制: 吉 吉

特约策划: 肖 瑶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130021)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680mm 1/16

印 张: 34.25

字 数: 610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784-9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Contents

录

第十一章 · 001

想着，她便愈发下定了决心，誓要借这私信之由而令政事堂的这帮子老臣们知道知道，她孟廷辉纵是不依皇上天眷，也能叫他们放手让行。

纵然这将在朝中掀起一场惊天风浪，纵然此事将会让她的恶名再度翻扬，她也要下手一搏。

第十二章 · 023

胆大……

这孟廷辉当真是胆大无忌！

私下里不是没人传过她曾夜宿西华宫，但皇上行事自有分寸，内闱中事又非外廷可以明问的，但谁能料到她孟廷辉竟敢在朝臣们面前公然与皇上如此这般……

还把不把宰执们放在眼中？

第十三章 · 047

这么多个日日夜夜，谁人知她心底矛盾几许深，谁又知她梦里内外皆是悔？

可他却捧住她的脸，对她说，倘是换了他，定会比她狠。

不论他这话是否出自真心，都叫她感激涕零。

第十四章 · 069

虽是早已熟知的事情，可这般读来，仍是无法坦然视之。

一国降主之死，只有简短五字得以盖言，其后隐藏着何等血淋淋的真相，却早已不被人所知。

尹清持着灯又向前挪了挪，翻动下面的卷册时动作俨然更快，可手指却也微微在颤。

想看的，自然不只是这些……

第十五章 · 097

早在冲州时，她是从没想过，潮安北路会有一日突生战乱。

想到在青州的严馥之与沈知书，又想到尚在建康路汾州的狄念，她这心中便沉重得似压了块巨石。

第十六章 · 119

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这些回忆突然就这样从脑海深处层涌而出，不带丝毫预示地来叩她的心房。她蓦地落下泪来。

继而哭得泣不成声。

第十七章 · 141

从最初的女子进士科三元及第，到现今的同知枢密院事之高位，孟廷辉入朝数年来可谓深受皇恩荣宠，放眼京中朝堂，还有哪个女子能够比她位高权重，又有哪个女子能够比她更得皇上宠信？

谁能想得到，她此番竟会做出这种负恩叛国的大奸之事来！

第十八章 · 169

他迎着她的泪，胸口突然沉沉一涩，忽然想起那一日傍晚，那个华服男子在他面前提到孟廷辉时，眼中的情，话中的狠。

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该去死的。

当年是这样，如今更是这样。

万民百姓是这样，孟廷辉更是这样。

第十九章 · 191

从头到尾，她没向他行臣子之礼，没唤他陛下，没自称臣，甚至没有像从前那样心无旁骛地注视着他。

他看着她坐下，自己亦撩袍入座，目光凝在她的脸上，低唤了她一声：“孟廷辉。”

她抬眼看他。

没有笑也没有恨，平平静静的一张脸，好像他早已不再是她深爱的那个男人，而她更不再是那个事事唯他之命是从的女子。

第二十章 · 215

金色殿柱上风舞龙腾，他侧身转头，回望向她，深邃的眼底尽是浓情满腹，低绵的声音略显孤冷：“可曾害怕过后世史官会如何写你？”

她这才挪开一直注视他的目光，低头，微笑曰：“唯恐上不得流芳千古，臣何惧遗臭万年……愿只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番外一 · 243

番外二 · 249

江山为聘

第十一章

想着，她便愈发下定了决心，誓要借这私信之由而令政事堂的这帮子老臣们知道知道，她孟廷辉纵是不依皇上天眷，也能叫他们放手让行。

纵然这将在朝中掀起一场惊天风浪，纵然此事将会让她的恶名再度翻扬，她也要下手一搏。

第十一章

尹清的眼神淡淡的，笑容也依旧是淡淡的，好像早已料到她会如此惊讶，但又不急着开口解释，好像在等着她下一步的举动。

孟廷辉握着这一匣薄薄信笺，却好像是握着千钧重物一般，手腕轻轻在颤。

如何不惊？

这竟然是徐亭近三年来与旧友郝况所通的数十封私信！

郝况，先朝显平六年举进士为官，凡历二帝，又经改国易朝，曾经官拜三司使，后因体虚多病而告老还乡，在乾德二十五年十一月病死于永兴路柳州家宅中。皇上得知后还特意对其追封追赠，这对前朝老臣的浩荡皇恩也令其时一千朝臣们颇为动容。

郝况与徐亭同年举进士，两人在朝为官数十年，情谊匪浅。自郝况以病致仕数年间，徐亭时常多有礼赠，便是官拜右相后亦未疏远已居边路的郝况。这二位老臣私交甚好，朝中可谓是无人不识。自当初移都合朝以来，朝中入仕数十年的老臣们早已是老的老病的病，年年均有致仕者，便是如今在朝当权的这几位股肱重臣，又有哪一个仍似当年胸怀壮阔、气骨昂扬？因而老臣们之间惺惺相惜，旁人看在眼中也未觉得有何不对，毕竟多年同僚情谊难割，纵是致仕后仍与朝官互通有无，亦未为怪。

但眼下这私信上的字句却是颇为触目惊心，直叫她不敢相信这是出自徐亭亲

笔。

她手中拿的这一封落款正是三年前的。当时皇上还是皇太子，可徐亭却已对太子主政之向颇为不满，在写与郝况的这封信上多加埋斥，字里行间满是怨气。她虽然没有仔细去读匣内其他信上写了什么，可却已能想见这些定然都是徐亭对皇上的不满之辞，否则尹清也不必拿来给她，还称这是“聊表心诚之意”的见面礼……

她当然知道这东西的分量，但她怎么都想不通尹清怎么会有这些徐亭与郝况间的私信——郝况病逝后，家人仍旧留在永兴路柳州，两个儿子分别在千里之外的河阳东、西路做官，而尹清出身潮安北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郝况家中攀上关系。莫说这些私密至极的信笺，便是郝家的寻常物件，他又如何能取到手？

天气虽暖，可夜风过街，仍令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眼前这个男人脸上的笑容过于莫测，实在是令她不敢轻易揣度其意。几经细想，她才问出口：“你是如何得到这些信的？”

尹清却不答，只道：“此物仅表下官愿附孟大人之意，孟大人若觉有用，只管拿了去用，不必追究这些信件的来历。”

孟廷辉却怕自己着了他的道，口中冷笑道：“你一个初入朝的新科进士，安得有如此手腕？你就不怕我拿了这东西直呈徐相案前，令你马跌人落，从此在朝永不得翻身？”

不过是才见过两面的男子，要叫她如何去信他？

尹清听后微微一笑，道：“下官自然会怕孟大人翻脸不认人，可下官情愿一赌。孟大人眼下正困于迁调潮安师司属吏一事上，倘是因多疑之心而丧了这等大好机会，岂不可惜？大人不如与下官共同一赌，到头来再看往后能不能信下官，如何？”

孟廷辉闻言一怔，绝没想到他对朝事会如此了解，连她眼下正在为什么事儿发愁都摸得一清二楚，当下一沉心，手攥信匣却不言。

若是拿着这数十封私信去与徐亭做交换，想必徐亭定会同意今后对吏部铨课所奏之议不再批驳，而她欲迁调潮安一路十六名官吏的事情便会顺行无阻。

好像是能猜到她心中在想什么似的，尹清仔细地盯着她的眉眼，突然道：“孟大人何不直接将这信件呈至御前？以皇上铁腕之度，罢徐亭相位不过旦夕之事耳。”

孟廷辉又是大大一惊。

她方才看见这些信件时，最多不过想要私下“威胁”徐亭，却从没想过要径直呈奏天听，一举将徐亭拉下相位来！

当权朝官私下妄议皇上之谬，此罪说大极大，说小也小，但要朝议会如何

评价、皇上会如何定夺此事。徐亭为相多年来没犯过大错，在士林、西党朝臣中的名声也是极好，单凭这数十封私信想要将其拉下相位，怕也不是空口说说就能成了的事儿。

况且，此事若是经她孟廷辉呈奏天听，朝中那些清贵老臣们还不知又要对她起什么非议！

她自是了解皇上的脾性，那是一个在人前深敛其心、在人后冷虑深谋的人。尹清说皇上铁腕，这话在她听来倒也觉得甚对。凡遇朝政阙失，皇上何曾和颜善色过，这么些年来又何曾对政事军务懈怠过一分？便是她与皇上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言间也常杂朝政之事，竟没有一次真见皇上完全抛却为帝之责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又怎会容忍自己天威被犯，而宰相私有他心？

倘是她以这数十封信件弹劾徐亭不臣之罪，十有八九是会让徐亭没了这相位的。但事态结果如何，却实非她眼下所能估量到的。她才升为两制大臣，就对当朝右相下此“毒手”，而且又是以已故老臣的私信弹劾宰相！便连她自己，也觉得这手段实在是有些令人不齿，想来朝中老臣们到时候亦会将骂她个体无完肤——堂堂正正之辈岂有暗下去搜罗旁人私信者？

纵是徐亭到时候被皇上罢相，她孟廷辉在朝中的名声也将彻底败坏。

那些朝中自诩清贵的臣子们，向来是不在乎你到底是是对是错的，就算你言之有物、理正辞谨，可若你所行之事是“卑鄙”、“阴暗”的，也绝对摆脱不了被他们“义正辞严”地非议的结果。

她从来不在乎这些所谓的骂名，她眼下唯一考虑的不过是，她值不值得为了拉徐亭下位而重重地赔上自己的名声。

尹清看她兀自沉思不言，眼中浮起了然之色，道：“孟大人今后若不想再受老臣们的桎梏，真真正正做到可与老臣们比肩议政，便不需有那么多瞻前顾后的疑虑。徐亭一旦垮台，西党中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必会为了保住自己仕途而转投孟大人这边，而东党重臣也将会对孟大人有所忌惮，定然不会再如眼下这样对孟大人处处阻碍。将来朝中除了皇上，孟大人还能怕谁？”

孟廷辉忽然抬眼盯住他，声音却轻如飘絮，“此事若成，你想要什么好处？”

夜里街头暗影幢幢，只余风音。

尹清就她这问题静静地想了片刻，才慢慢道：“进士科二甲及第者多有出知边远州县者，下官却想要留任京官。倘是不能留京，最好能够出知潮安北路某州县。”

孟廷辉面不动色地听完，心中更加笃定他是个聪明人。

换了一般人，若是真想以此来谋私利者，定会开口张要难企之位。他费了

心思弄到这些信件，又费了心思在这种时刻来交与她，可开口却只求留任京官这么一件十有八九是定数的事情，可见他的本意并非是要用这些信件来谋求显位。但他又绝非是想要借此来亲附她，倘是如此，他什么好处都不要的话岂不是更能彰显心诚之意？他分明是不求好处，却要装作是为了保任京官来在这种时候“巴结”她。

她心中虽是作如是想，可脸上却也装作信了他的样子，点头道：“容我再细想想。”

尹清亦不啰嗦，揖道：“那下官便先谢过孟大人，暂不多扰大人了。”

孟廷辉轻一颌首，转身离去。

昏光将两条人影在她脚下的青色石砖上拉得长长的。她走了数步后，却发现他仍在她身后一动不动地站着。

她一时没忍住，回头去望，却见他恰时背身而走。

自入朝以来，遇人无数，不论大事小事却从没忐忑不安的时候，可她眼下却因这一个新科进士而觉得心中没底。

人活一世，总有所图，便是她当初入朝亦是因为心有所图。

可他的样子，不似图官，不似图财，更不似图她这个人。

那他到底图的是什么？

她一路走，心中一路辗转在想。尹清出身潮安北路，如此才名不可能不为人所知，或许她能手书一封送往青州府，请沈知书代为打听一下此人在潮安的背景……

却又马上否定了自己这念头。

沈知书出知边路大府，又极有可能升任潮安北路转运使一位，她人在朝中两制之位，又掌吏部铨课，如何能够与边路大臣私交过甚？

她眼下最需防的便是不得有任何把柄落入旁人手中，因而断不能私信往赴青州，让沈知书代她查这个新科进士的来历背景。

如此一想，她不由轻喟，步子也有些沉了起来。

当年初初入朝之时，什么都不惧不犹的性子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人越往高处走，便越难站得稳，要思量谋虑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要走一步，纵是瞻前顾后数十步，却仍是怕这一步出去会栽个大跟头。

孟府的小厮远见她出了御街，便驾车迎了过去，撩帘让她上车，“大人，咱这可是回府？”

孟廷辉蹙眉片刻，摇头道：“先不回府，你送我去御史中丞廖大人府上。”

小厮诺应，转身驾车而行，口中又道：“大人晚膳还没用过吧？可要当心身子……”

她坐在车里，却没再搭腔，满脑子都是方才尹清说的那些话。

思来想去，竟觉得尹清之言极有道理。倘是她拿了这些信件去与徐亭私下交易，莫论将来一旦让皇上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便是徐亭答应以后在吏部铨课诸事上不与她难堪，她也没把握将来政事堂里的其他人会不会再跳出来百般阻挠她的奏议，且徐亭若是不再为难她，朝中定会说徐相为人宽宏，她孟廷辉的名声又岂会好一丁半点儿？不若借此机会将这些信件直呈天听，让皇上一举罢了徐亭的相位，如此一来定会使得政事堂的其他人对她有所忌惮，而她也不需顾忌自己知信而不报的后果，且经此一事，“孟党”在朝中定会更加势盛，若见西党老臣垮台，那些知事识务者也一定知道往后该要如何做。

她自廖从宽升补御史中丞一缺以来，一直未得机会时间去拜谒过他。可她心想，以廖从宽处事圆滑之度，怎会不明此番升职之由，而她这次若想光明正大地弹劾右相徐亭，御史台言谏的支持则是必不可少的。这倒是个机会再去廖府，与廖从宽互为互利，想来他也不会拒绝她所求之事，毕竟右仆射一位一旦落缺，朝中老臣新俊、东西二党与她孟廷辉一派之间孰强孰弱的局面会被重新打破，这对于他廖从宽来说亦是有利可图的。

想着，她便愈发下定了决心，誓要借这些私信之由而令政事堂的这帮子老臣们知道知道，她孟廷辉纵是不依皇上天眷，也能叫他们放手让行。

纵然这将在朝中掀起一场惊天风浪，纵然此事将会让她的恶名再度翻扬，她也要下手一搏。

车近闹市，愈行愈慢，外面夜市嘈杂声如木柳碎屑一般扑耳而入。

她神思一恍，忽然想起那一年的夜市之行，心头不禁微暖。

彼时她道，臣之心愿，却在殿下之史笔芳名。

她心里又一沉，方才盘算了那么多，却唯独忘了盘算九龙金座上的那一人——今次她若拿这些私信呈至御案之下，却不知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论理西党朝臣俱是上皇多年旧臣，他可会因她一家弹劾之言而罢黜右相？且，他若追究这些信件的来历，她又该不该说实话？

她虽知自己在他心中的分量，可却不知自己身为臣子在他帝王之计中的分量。他可会眼睁睁地看着她在朝之势愈发高盛而不加打压，真的任她屡屡高升平步青云？

那一日在校场上他说的话仍然在她耳侧回荡。

她却不敢相信，他身为帝王，又怎会真的愿她平步青云、直上九天、一生不坠……她是如此爱他，却已因党争政斗之事而在心中盘算起了他，他心中对她又岂会是坦荡无略？

车轮没人街边阴影中，夜市热闹之声落在后面，渐渐远消。

她敛眉，心里已想好了一会儿见到廖从宽要说些什么，对廖从宽的反应也有十成十的把握。然而此事宜早不宜迟，若真要弹劾徐亭，最好不过明日或者后日便拟好弹章，往奏上听，然后让廖从宽衔领御史台群吏附劾其上。

她坐在车里，脑中已经开始撰拟弹章上的字句，目光透过薄薄的车窗纱帘投向外面，怔然远望。

马车行人贵勋宅府林立的地界，行速更是慢了下来。将要拐入廖府所在街巷时，孟廷辉却看见一辆甚是眼熟的马车从南面驶了出来，仔细一望，见那正是沈府的车驾，想必是沈知礼出行，料想她此刻定也瞧见了这辆马车，既是避不过，便叫小厮停了下来，欲下车与沈知礼打个招呼。

才可一撩帘，她就一下子反应过来，沈府车来之向正是古钦府上，当下忽感尴尬，只觉自己根本不该在这种时候瞧见沈知礼来此处，一时不由踌躇起来，不知到底该不该下车。

犹豫之时，沈府的马车已经行了过来，果然在巷前停下，车前厚帘被人重重撩起，沈知礼从里面探出头来，笑着冲孟府小厮道：“怎么，你家大人如今官威真是大，竟连我也避着不见了？”

孟廷辉就这么尴尬地下了车，抬眼就见沈知礼已笑吟吟地站在巷头等着她了。她忙上前数步，口中笑着道：“多日不见，就逗你这张嘴厉害。我哪里就敢避着你不见了？”

沈知礼双手拢袖，下巴微仰，脑后朝天髻上的乳白象牙角梳在夜色中有如流银一般，淡亮耀目，长长的裙摆下露出两只红白双色凤头鞋尖，衬得她身姿更显婀娜。她眯着两眼，笑着，将孟廷辉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回，才悠悠道：“孟大人这身紫章官裙倒是好看得紧，叫我好生羡慕。”

自孟廷辉被除权知制诰已近小半年，她二人还没有这样私下里单独碰过面。孟廷辉数月来皆是忙得想不起来要去郊游，此刻一听她这话，顿时感到有些赧然，连忙解释道：“你这话倒要叫我如何下得来台？别人不知也罢，难道连你也不知我？这满朝上下女官中，我也只同你一人亲近些罢了，怎的如今连你也试探起我来了？”

沈知礼一下子轻笑出声，抿了唇道：“前两日本叫人送了帖子去你孟府，请你今夜同我们一道看杂剧去，可你却连个音信都没！”

孟廷辉蹙眉，转头看向小厮，“沈大人可曾给府上送过帖子？”

小厮忙躬身道：“沈府上确是来过人，可大人这两日都在吏部忙新科进士的事儿，小的哪里敢去扰大人正务……”

沈知礼冲那小厮摆摆手，“行了行了，没人要罚你！”又对孟廷辉道：“你如今人在两制之位，虽说当以朝务为重，可也不能全然不顾与人交游吧？你可知

京中有多少命妇、千金们来我这儿说过，想请你与她们喝喝茶观观灯……便是今科受你恩提的那些女进士们，也一个个想要私下里与你一聚！”她恰到好处地停顿了一下，观望着孟廷辉的脸色，半晌又笑着道：“可我却对她们说，这位孟大人的面子可比天还要大，非得劳烦皇上出旨乃能请得动！”

孟廷辉被她说得哭笑不得，只道：“你只管拿我说笑，安知我这数月来连睡觉的时间都没！”她垂睫一想，京中勋贵府上的这些女眷们亦非她可小觑的，便又道：“下回再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我一定拨冗前去，一定！”

沈知礼笑嘻嘻地点了点头，“那下官还多谢孟大人给下官这面子了……”

孟廷辉想起她方才说今夜是出来看杂剧的，便道：“这南城地界儿也有杂剧可看？我倒从来不知……”

沈知礼忽而一静，抿唇半晌方道：“哪里是在南城看的，方才放灯时分一路从东面看罢回来，先送了古家小娘子回去，我这才回行不过数条街，便撞见你了。”

孟廷辉心底微惊，脸上却仍作定色，淡笑道：“想那古家小娘子今年也有十三岁了，怎的还用你的车驾回府？”

沈知礼的脸颊稍稍红了些，抬眼望她，轻啐道：“你这是明知故问！”又跟着一叹，低声道：“我不就是想要多寻个机会么……”

孟廷辉心中恻动，却不知能接什么话好。

身在局外，她怎能看不出古钦对沈知礼根本就无男女之意，且以古钦那般硬拗的性子，又岂会对他从小看着长大的沈知礼心存旁念？便是沈知礼千般献柔，恐怕也打动不了他一分一毫。

她不禁又想起当初在青州时，狄念小心翼翼揣在怀里的那片桃木，当下更有些替他二人难过起来。欲求，却求不得，这世间怕是再没比这更令人心伤之事。

沈知礼转神，忽而问道：“入夜已久，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孟廷辉不由怔了一下。面对眼前对她推心置腹的沈知礼，她却无法做到同样坦荡。她方才心里面一直盘算着的那些念头，与沈知礼的这一片赤诚真心相比，是多么龌龊又是多么令人不齿，她又如何能对沈知礼说得出口。

她抬手拢发，笑了笑，道：“外廷拟诏的事儿，我来找徐相一晤。”这谎话说得是如此不留痕迹，她连脸色也没变，几乎是脱口而出。

沈知礼听了，一下子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忙道：“原是这么重要的事儿，却让你被我这些闲话耽搁了半天！我这就回府，你赶紧去吧。”

孟廷辉轻轻颌首，见她转身，便也回头唤过小厮，自己上车继续往巷子里行去。

车帘一落，脸上的笑也跟着灭了。

她闭了闭眼，心中隐隐有些开始厌恶起自己来。

便是对着沈知礼，她也没办法说出心底之言，而她即将要干的这件事儿，又到底是是对是错？

济民……济民……这与她当初心念相差何止数万里，可人在朝中，若不想被人踩扁成泥，便要让自己如刀刃一般利不可犯。空口高论济民之调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可若连自己的腰板都挺不直站不稳，这济民之辞又是何其荒唐的念头。

远远可见廖府横匾两边灯笼彩穗随夜风在晃，马车徐徐而停。

她睁眼，轻吁一口气，抬手擦了帘子。

景宣元年的进士科大放新彩，与男子同晋进士第的六名女进士着实令朝臣们有些惊佩，是没料到孟廷辉这一改试之议竟真能揽到可与男子才学一媲的女子为官。

然而就在琼林宴开的前几日，孟廷辉于早朝时分当廷上奏的一份弹章却令满朝文武惊魂震魄，连不日前连番议论的女进士除官之事都被淡忘在后，京城上下言风陡转，全都盯着孟廷辉当廷弹劾右仆射徐亭一事，以观后态。

徐亭私下书信与旧臣郝况，数论今上不合己志之政，此事一揭，当下就令原先亲附徐亭的西党工匠们人人自危起来，生怕自己也有什么把柄落在外面，便连往日凡事必论的翰林院诸臣及太学生们，这次也都静悄悄地在侧观望。

倒是御史台直出销剑，以御史中丞廖从宽为首的一干台谏官吏们纷纷拜表，俱以徐亭结党不臣、大逆忤上之名弹劾其罪，论请皇上罢徐亭相位，以正朝风。

坊间或有私言，道孟廷辉乃无耻小人，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从死人墓里挖出了这些信件，以此来逼徐亭请罪退位。

这些对孟廷辉的诋击之言污耳之语虽是数不胜数，但徐亭的数十封私信乃是铁证如山，朝臣都以为皇上定会将其下御史台狱论罪，便连徐亭也是早已拜表请罪，归府不出。

这一场惊澜浪起万丈，就连那些最不问政斗之事的人也知道，西党耆老这回是当真要垮台了。

现如今不过是要看，皇上欲如何发落徐亭，又将如何评处孟廷辉此举。

夏末秋初时分，天气愈发热得让人心躁。

曹京脚下如风，一路过掖门，往谏院行去。

那里面早已是吵嚷不休，沸腾之声连出朱墙翠柳，轰得他愈发急了起来，就差没甩袍而跑了。

一进谏院大门，里面的人瞧见他，立时住口噤声，只纷纷道：“曹大人！”

“曹大人，你可算是回来了！”

曹京遮不住眉眼疾色，直逮住一人问：“皇上旨意下来了？”

那人忙不迭地点头，“大人看！”说着，另一头就有人急急地递过来一张草草誊抄的薄宣。

曹京一把接过来，险些扯碎那纸，低头就去看。

众人全都屏息等着他，神色皆是不安。

曹京看罢，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脸色算不得好看，一把将那纸揉了，问人道：“这当真是政事堂那边传出来的？”

众人皆点头。

他低眼，手又将纸攥得紧了些。

——罢徐亭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职。除徐亭天睿殿大学士，拜侍中。

曹京僵立良久，方一垂手，心中狠狠一叹。

……好一个皇上，当真是好一个皇上！

自乾德九年沈无尘以太子太傅、集贤殿大学士之身加领中书令一衔以来，徐亭乃是大平朝中第二个能得皇上封赠此等尊衔的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三衔品阶虽高，可却只为寄禄而非职事，纵是位在使相，却也不常参与朝政。因而朝中文臣虽是渴望临老致仕前能得加此封衔，一生功过荣辱全赖寄禄之品得以证明，然而却又没人愿意在自己仕途正盛时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如今徐亭虽与沈无尘当年一样被封赠荣衔，可这二者所受加封之缘由却可谓是天差地别——

当年沈无尘以三十二岁就拜尚书右仆射、成为朝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右相，却在三十七岁那年拜表辞官，退隐旧都。乾德八年，也就是今上八岁那年，上皇招觅天下德才之人作为太子太傅，满朝才士皆入不了今上慧眼，唯独受诏赴京的沈无尘颇得今上青睐，遂被拜为太子太傅。沈无尘虽为太傅，却一心想在今上始豫政事军务后拜辞离朝，上皇欲留其在朝、以咨政事，百般计议下最终除旨加封其中书令一衔，凡遇大朝会则列班于宰相之上。此等天恩殊荣，朝中罕见无双，纵是沈无尘十余年来甚少问政，朝中文武诸臣们都对他尊崇有加，不敢小视。

可徐亭此次被封赠侍中一衔，却是在孟廷辉弹劾其私信诽上之后！这其中的名堂，可就大了去了。

徐亭被一举罢相，从此无权过问中书政事，朝中之前由御史台的谏官们所掀起的沸沸扬扬的弹劾之潮也该消停下来了。眼见当朝右相、西党耆老就要这么垮台了，可皇上却又偏偏除授徐亭天睿殿大学士、加拜侍中，这分明是不叫具章弹劾其罪的孟廷辉太过张狂。徐亭虽无问政实权，可列班之位却在宰相之上，朝中

哪个文臣武官敢趁此机会再对他落井下石？便是先前人人惶然自危、乱成一团的西党臣工们，在知道这旨意之后也会稳落下来，不至于穴崩蚁窜，转头去投靠孟廷辉一派。但话虽如此，皇上却又不像是要彻底保全徐亭，否则断不会只除他天睿殿大学士而不授他任何职事，只叫他空领侍中一衔。

曹京脑中片刻间便已成一团乱麻，种种思量滚过脑际，却还是拿不准皇上的真正心意。

从来都知圣心难测，纵是这么简简单单两句话的内诏，也让他不敢妄自预断将来的事情。

但朝中众人，谁能说皇上这道旨意是非圣明？

你能说皇上罔顾朝中台谏之言、置众人弹章于不顾？你能说皇上刚愎自用、因老臣私信议上便大加其罪？你能说皇上不念上皇君臣相得之情、自登基后就一味的排贬老臣？

笑话！

皇上这道旨意，可谓再圣明不过。

曹京深吸一口气，转头又问人道：“内廷可有传旨论及孟大人的？”徐亭之事虽已落定，却不知皇上是否会对孟廷辉有所擢贬。

众人纷纷摇头，以示不知。

曹京皱眉，想了想又道：“孟大人可知此事？她眼下正在何处？”

身旁一人道：“今日圣意一下，便已风传整个皇城内外，孟大人定已知晓。只是孟大人自早朝下后便不见人影，下官打听了一圈，说是孟大人与人约了去城东的万亭楼订阁子去了。”那人眼见曹京一脸茫然不解，便笑了下，解释道：“曹大人忙得忘了，今日正是七月初七！”

曹京这才恍然大悟。

京中七夕之夜向来热闹，晚间花灯盈市、彩绸结楼，各式杂耍玩物列之不尽，要想在游人如梭的城东一带据个好位子，倒也该早去万亭楼订个二层临街的阁子。与寻常百姓家的女郎不同，朝中女官们在七夕之夜不爱在家中焚香列拜以乞巧，倒爱三五成群地约了出街来逛，七夕之夜算得上是她们彼此间交游亲近的好契机。

孟廷辉前两年在朝中颇受女官们的冷遇，这情况直到她年初被除权知制诰之后才渐渐好了起来。也难怪在朝为官之人多有势利之心，风气使然耳。今次孟廷辉被人约了去订阁子赏灯，她眼下人不在禁中倒也是情有可原。

曹京一面想着，一面觉得胸口那股子闷气愈发让人憋屈。

他一向自诩为孟廷辉亲腹之人，可孟廷辉之前具章弹劾徐亭之事却没同他商量过，俨然是一副不想牵扯旁人的态度。现如今徐亭被罢相位，照理应当是孟廷

辉“乘胜追击”的好时刻，最好能从皇上那儿为自己一派讨些什么好处，可她却全然不管，仍有心思和人去订什么阁子！

倒显得一门心思在这里左思右想的他像个傻子似的……曹京越想越闷，索性一把扔了手中碎纸，负手走出门去。

她自己既然不顾将来之势，他便也不替她罔操这份闲心！

孟廷辉是被沈知礼拉去与一众女官们共度七夕之夜的。

那一晚她当街对沈知礼撒谎，第二日便当廷具章弹劾徐亭，本以为沈知礼心中定会对她有所非议，对她不会再像从前那般亲近。谁想没过数日，沈知礼竟真按她上回所说的那样，遇到好玩的事儿便来叫她一道去了。

她深知沈知礼是正直且坦荡的，但凡认定的人和事便不会受旁人所影响，相形之下她更觉得有些不安和惭愧，今见沈知礼来叫她与众人一道去赏灯游街，当下想也没想就连忙同意了。

七夕之夜，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楼上雕木彩装栏座，街下红纱碧笼堆灯，一派嚣然。

在万亭楼的临街阁子里喝过酒吃过饭，观着灯笑闹了一场后，一群人又兴冲冲地跑去马行街那头看京中最有名的乔影戏，随后还不尽兴，在沈知礼的提议下，又去了近街之处看武戏班子表演角座之技，任闹哄哄的人群在身周挤来挤去，任腹中热酒暖尽浑身血液，出手赏钱之时一个赛一个的大方，转头便互相看着、乐呵呵地笑个不停。

到底是年轻女子们。

纵是在朝为官、平日里端肃有加，遇着这样的夜晚这样的闹景也是控制不住自己的。

等都玩闹够了，一群人才惜惜不舍地散了去，各回各府。

孟廷辉酒兴冲头，一张脸红扑扑的，不顾孟府小厮驾车来请，只觉这等良夜不该浪费，竟又自个儿跑回先前赏灯之处，站在万亭楼下的街角里，一个人定定地望着远处皇城宣德楼前被百姓们堆出的那个巨大的鳌灯。

金银翠珠做成的穗子在檐下左右轻晃，发出好听的叮咚声，窜在街上人群笑闹声中，更令她耳边模糊了去。

那个鳌灯是那么大又是那么亮，那么好看又那么耀眼，就像皇城中的那一人，只消见了就放不开眼。

她任性地让小厮去街上再给她买两盅糯酒来，然后半倚着结彩矮栏，一边望着街上熙攘人群，一边咧着嘴将酒都喝光了。

人朝以来还从来没有像今夜这样放松过，不由自主地就想做些逾矩的、无礼